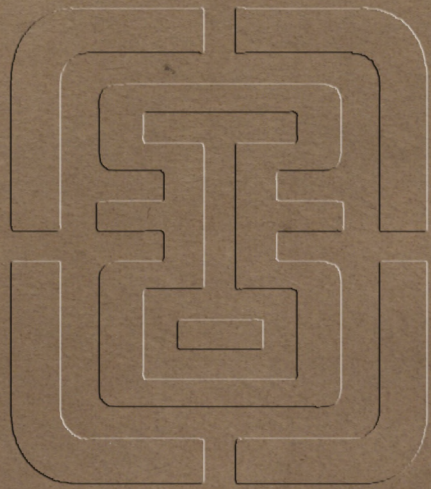




514



法苑珠林

二五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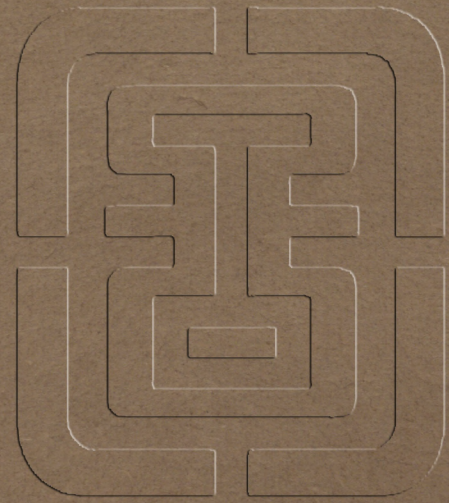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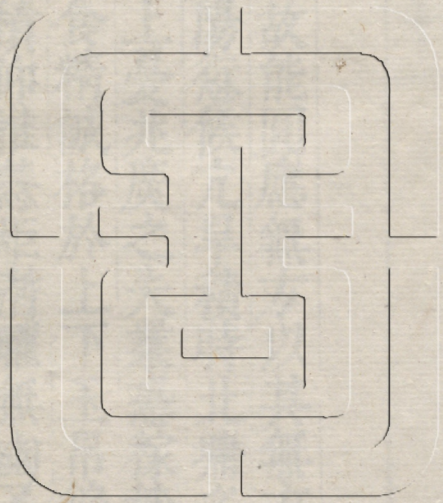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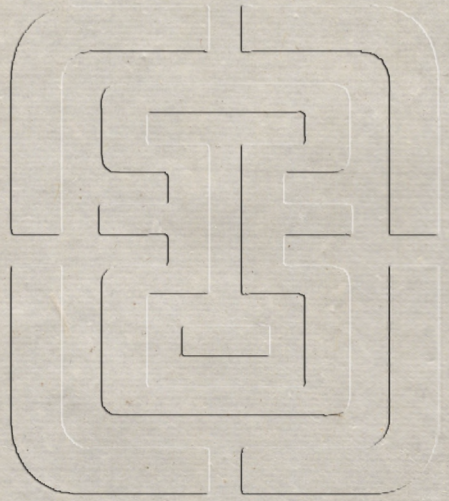
57

58

59

60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

述意部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墉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興盱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

撰述
法苑珠林卷三十九
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霈澤遠覃嘉
禾連秀於原野瑞果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
必資於七穫世界鬱若衆香舍生宛如安養無請不
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
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
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
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幡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
誦咒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

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
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粳米誦此大雲
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
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
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
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畫作龍形

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

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爲淨梵王帝釋及東面去座

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爲淨

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

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

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

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咒師
應自護身或咒淨水或咒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場界
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爲界畔或咒縷繫
頸若手若足咒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
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咒者於一切衆生
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
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
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
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
不至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

龍王我今當說管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尼過
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
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
水滂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
令諸天歡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
足安樂而說咒曰

怛經他摩訶若

引那

引娑娑

引薩尼

一失梨帝殊羅

皷彌

二地履茶毗迦羅摩鉢耶囉僧呵怛禰

三波羅

摩避囉闍

四尼摩羅

求那雞鬪蘇栗耶波羅毗

五毗

摩嵐伽耶師噉

六婆呵囉婆呵囉

七

南無若那 一 沙伽羅毗盧遮那耶 二 多他竭多耶 三

南無薩婆佛陀 四 菩提薩埵毗呵 五

又咒曰

怛吒怛吒 一 帝致帝致 二 鬪晝鬪晝 三 摩訶摩尼 四

摩俱吒 五 毛林達羅尼比沙 六 于留必那 七 三摩羅

他 八 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南 九 跋折囉陀羅薩埵

那 十 跋利沙他伊呵閻浮提地卑莎呵 十一

又咒曰

阿婆何夜寐 一 薩婆那鉗 二 迷帝羅質坻那 三 菩提

質哆弗婆鉗寐那 四 那羅那羅 五 禰梨禰梨 六 奴盧

奴盧 七 莎呵 八

又咒曰

釋迦羅薩埵那 一 鉢羅婆羅沙地 二 摩訶那伽 三 伊

呵閻浮提卑莎呵 四

又咒曰

阿師吒摩迦 一 薩坻那 二 鉢囉婆利沙他 三 摩訶那

伽 四 伊呵閻浮提卑莎呵 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者六齋

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

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咒天不降

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咒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隸牟究隸頭坻比 頭坻陀尼羯坻 陀那賴

坻 陀那僧 塔兮

降雨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鬪時亦能降雨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如龍界

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為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名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

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
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流出五
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
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
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
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
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
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
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
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

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
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
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雨大
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
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
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
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
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爲無量不答言
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爲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無量
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爲譬但隨

所應化爲作譬喻

河海部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瞻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卽於此瞻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菟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初菟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北海菟伽大河

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簸奢二名藹羅筏底三名設咀茶盧四名毗咀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刺弩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慤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充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越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咒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

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
淡二者淡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
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共住七者不宿
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
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
河此四大河分爲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
海以沃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
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
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
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

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
受大惡業身重處淡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
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
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
住徧觀方者所謂鱔魚爲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
方觀已行者謂是鱔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
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
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

喻七種衆生者如文

不頌此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黻黻坐下垂

駛雨徧山園 百艸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縣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排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輦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饑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刹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炷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

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見一

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騰馬是也

但扣騰自應者乃歸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

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

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

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

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殮不須墳瘞卽時有方

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

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

云姑旣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脰水竺王祠者管有女子澆於水濱有大節
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

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卽生成林王嘗止石上作羹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爲侯今猶有竹王節廟右此三驗出異苑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毒先儒以爲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濕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汗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勳勳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舉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曰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

本之焉

右七條出搜神記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沛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愍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見宛志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

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尤善神咒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溪相愛遇義興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桁浮泛川溪文武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饑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憂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策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啞僧群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饑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卽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卽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虵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沉秀業操貞整寺于溪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躡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熾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潤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卽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咒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右四人出冥祥記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

一年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饔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

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卽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及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賁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寫

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允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
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
溪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
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
若水竭真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
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贊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
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云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
布聲益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

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澗池遘疾而
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
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
求那跋陁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
須相見跋陁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
不獲不復重見卽往北潮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
默而誦經密加祕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
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
慰勞覲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

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
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淡加痛惜慰贈甚厚
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
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
南遊始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
都至齊太祖卽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
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
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
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

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
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塲侵壞龍
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
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
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
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鄙曲止能興雲不能降
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儵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
日至赤亭山逢爲龍咒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
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
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

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降雨超
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
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普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
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
有四

右五人出
梁高僧傳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
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監六年二月
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
主藥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
於炎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

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為井井猶存焉

右一見
梁京寺

記
二云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
卷說化為業遊涼川原有綠斯赴管往藍田負見山
所誦經賣麩六斗擬為月糧乃經三周日啗二升猶
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為終焉
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
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
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還葬山所

唐襄州炎福寺釋慧睿姓董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

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允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瞻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

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

右此三出唐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一

述意部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

徧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菴羅
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
垂恭業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
爲伽藍也若有真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
若起僞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
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姦僞也

引證部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爲其
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
園施與尼捷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爲棄

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卽召閱叉推逐尼
捷裸形無恥不應止此尼捷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
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
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
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
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
者非時不鳴游沙大王與諸娑女入此園中共相娛
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
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
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虺

巽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九
五
蛇蜈蚣蚊蚤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
共功德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
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捷隨羅天天女圍遶
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遮寒熱造作義屋
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
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
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
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

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
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癟節五十由旬方有
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
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
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瓮其核大小如世間
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
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
落河中爲魚所食樹根悉是金沙所覆當春雨時下
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
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管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

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
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蒂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
至核牽手而出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
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廣大何以
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卽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
欲外人若嗅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
城說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
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
移若行艸葉艸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

樹卽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
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
頂向北聳身遠望唯見黑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
浮樹不答言不到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暗佛
言此黑暗色卽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而更
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
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
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
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
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

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卽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卽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爲多片施諸大衆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管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管分果爲片片故因名此石爲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亦取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遶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

羅次名閻浮三名娑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還失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善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其數最多以其髦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糠粃是其國人磨蒸爲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有金

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爲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簞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栝四面四栝上有一栝其東栝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栝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栝果海中所食其北栝果禽獸所食其上栝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

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淖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饑渴極羸顏色顛頓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啗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卽不生果復有一人饑渴極羸欲得啗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卽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

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感啼泣塗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

不得生長耳又禰阿含經云管者有王名拘獵國中
有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布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
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
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
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
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
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饑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
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
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校譌

第六紙

五行藏作彼

第十四紙

北藏作徹

第十六紙

二十行陳宋南藏作東

音釋

墟

餘封切

肝

占案切

液

羊益切

澇

郎到切

敲

去奇切

嵐

此云天

墟

舍都切

頰

梵語也

迦

梵語也

駮

疾也

駮

此云天

脰

徒用切

墟

渠京切

慤

苦角切

澹

盧啓切

瘞

於計切

駮

疾也

駮

此云天

蜮

短胡切

澹

盧啓切

瘞

於計切

駮

疾也

駮

此云天

脰

徒用切

獠

夷力切

鬚

鬚平切

瘞

於計切

駮

疾也

駮

此云天

脰

徒用切

切食

潯

徐林切

整

章領切

蹲

祖尊切

燉

燉

燉

燉

燉

切遇

麓

盧谷切

儵

與倏同

虺

計偉切

螫

施隻切

瘡

瘡

瘡

也

兇切

兇

詳里切

撤

直列切

澗

彌充切

澗

澗

澗

也

力尤切

瓮

烏貢切

蒂

都計切

脛

胡定切

菴

莫交切

菴

也

鬣

莫高切

糠

糠苦切

脛

胡定切

菴

莫交切

菴

菴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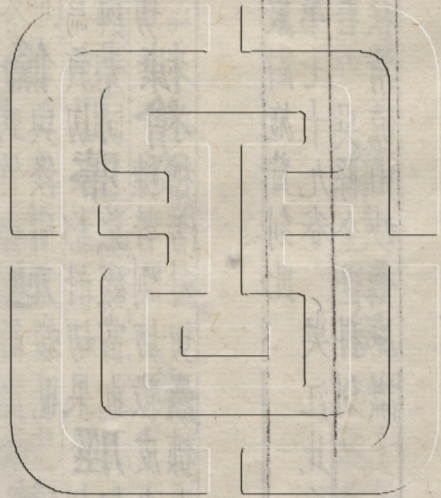
常齋居士嚴澍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餘

損傷部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闍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闍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闍陀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卽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陀伐我

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爲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卽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闍施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爲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

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爲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卽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爲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爲世間有五種子出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此爲五子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

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健闍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爲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爲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又在山曲中屏嶺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壑五

十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
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
果形色間浮提果無以爲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
羅門食卽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凡
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
種至閻浮提糞壤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
拘律陀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
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艸名曰忍辱牛若
食之則成醍醐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艸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旛高颺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盛哉茲勝處
誰見不畱連		

感應緣 略引十
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亾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炆和年時有靈艸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爲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

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澤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升樞曰邑之論陰吞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

撰述
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
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爲
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
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
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爲蜺蜺此天
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
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色訖也此寒
暑不時天地承否也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瘞贅也山
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
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圍一丈六尺長一
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
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博地生枝葉如人形身
青黃色面白頭髮梢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
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橐
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
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嘉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四尺其
一株宿管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

鬢髮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於洪漸皆爲木不曲直中平又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漢炆和七年陳畱濟陰東郡寬勾離狝界中艸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虵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髣髴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艸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艸化爲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構削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亢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之立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沉沒不着槎浮則船爲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槎移去沿流涿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傾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禳神等爲

移尋舊說云

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壯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承此言馬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繫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

隣女於皮所戲以足感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概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而養之其校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日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敎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

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

遺言也

右此十驗
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爲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光等皆厲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爲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躡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衆行道訓授典

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爇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棖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云

出冥
祥記

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

人取者即獲殃咎

出王玄策
西國行傳

漁獵篇第七十三

述意部

敬尋如來設教淡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衆生
貪濁愛戀已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
百端貪彼甘肥宜羅萬種或擊鷹放犬冒涉山丘擁
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
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
舊卵既窮艸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
識附羹中竟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爲輕遂喪

彼身形養已軀命止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爲庖廚橫
加屠割致使怨家讐隙徧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
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爲
此斂眉大士由茲杖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
此身怨府管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踈友改形易貌
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爲
先菩薩之懷愍濟爲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
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二者爲利饒

撰述
河
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爲利買已屠殺三者爲利餒
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爲利買已屠殺五者爲利餒
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爲利買已屠殺七者爲利養
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爲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
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
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咒龍能爲衆生永
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又禰阿毗曇心論云有
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
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咒龍十一屠
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

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
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
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咒龍者習咒龍虵戲樂自活
屠犬者梅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
儀業者何等名爲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
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咒龍守
獄讒構好爲損等屠羊者爲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
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
壇咒龍者習咒龍虵戲樂自活讒構者以離間語毀
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

業者謂卽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諸方便爲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湯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艸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爲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

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爲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溪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其業便語賊師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卽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卽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

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爲說法汝無
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
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飲親之乳多於江
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
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卽於佛前得阿羅
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
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疇此是其臂其
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卽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
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
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皆過

去波羅柰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
失徑路不知出處艸木叅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
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
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
不能舉手卽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
見我不起及持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
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
期於是辟支卽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
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
悔時辟支佛卽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

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
脫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
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
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諸比
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吳臨海人射獵助殺蛇受現報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囚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猪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後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後
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後抱木而號及六
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
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聞鴈從東方來而更
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申

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叅位問其

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

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則死母謂

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右二驗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

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

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

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

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

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犬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出宛志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魄馱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

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報爲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住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艸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虵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映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映者卽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

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鳥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在郡愔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芻邊定隨焉行達民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舉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

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齧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淡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朦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

漁獵耳

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卽加剗剖鹿懷一麀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淡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爲立伽藍

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

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旣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宋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

出冥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

略輒頭痛氣絕久蘇因請衆僧急爲諸鳥追福許之
皆去旣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
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燒
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
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
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
訖未下種旦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
丹素甚巖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
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闔城門忽閉不見一

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淡纔沒踝小兒忽呼叫
走趣南門坐至卽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
開旣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
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
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
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
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
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蹠已上血肉焦
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
已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

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
於是邑人男女無棟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
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
職歸京弟性好畋獵常寵鷹犬數聯殺他狗餒鷹旣而
公疾見五大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
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旣不盜汝
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
謝罪請爲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旣無罪
殺我又未死間汝以生割我肉齧齧苦痛吾思此毒

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爲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
無益放令爲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穌
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爲犬追福而公疾竟不差
除延安公竇暉云夫人之弟爲臨說之耳

右四驗出
冥報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爲
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穌云初死之時
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卽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
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
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扇而
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

憤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卽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卽開見其城中赫然揔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壺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卽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卽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逡巡之間

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卽穌爪跡極淡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恒以讀誦爲業

出冥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懸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穌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爲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旣卽還請白家中爲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

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
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
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
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
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卽蘇活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趨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
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
日卽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
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
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卽殺汝有

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
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
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
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
爲初戰之時卽敗以麻辮髮并縛手足卧在石上以
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勵
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
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三日向於西
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總來索
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面次及身

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其
剝知禮皮肉須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
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
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總
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卽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
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乃以鐵籠罩
之有無數魚競來啖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
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
檀越大饑授之三丸白物如棗令禮啗之時便大飽
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

大坑其中有諸槍消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
齋箱并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
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卽見一鬼
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卽得蘇也自從初死
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
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右三驗出
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
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貪殺餘猪
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亦猶未入
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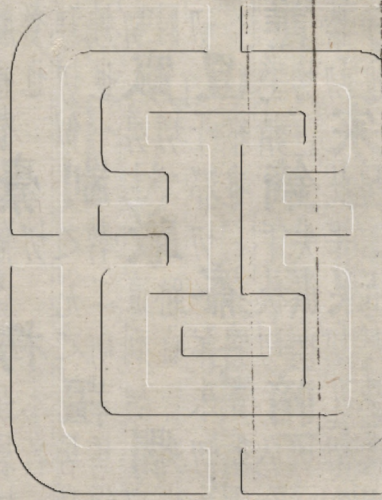
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爲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胛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癩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汗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徐王有隊正具見說之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校謔
第十四紙 二行吳等十
二字新增補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交也	婢免切	攫	居縛切	鷹	鹿子切	寤	慈消切	鏑	失猴切	鞮	胡瓦切	蹉	胡定切	憚	胡切	辯	胡切

常熟居士嚴澍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王國英書 祁門李芳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翱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竝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拳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

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空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生修菩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缺犯一

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者爲作歸依無趣向者爲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又禱寶藏經云爾時如來被佉羅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

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脚血應止卽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大悲於諸含識無異平等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爲以無上道故施爲以退轉耶卽化作男子自相謂言

王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見我當爲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象旣至王卽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卽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爾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已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

所益卽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卽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爲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爲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答言我布施不爲天下乃至魔王等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卽便灌之瘡卽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爾時利益衆生王者

豈異人乎卽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卽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廊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爾時此土名無塵彌樓馱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爲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竝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卽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十一
四
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卽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與兵交戰各不自寧令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卽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卽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卽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

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爾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卽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着闍崛山我身皮施徧娑呵剎

善男子觀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
祇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卽立
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
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衆生恒沙大
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
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
鼻地獄又大悲芬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
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爲轉輪王
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
一人反縛兩臂極爲急切卽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

答言此誑王法豈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
違命卽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糧酥油勿苦索之臣答
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
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
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
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卽分此閻浮提爲五百分付與
諸子卽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
坐禪食果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爾時
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商主
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

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爾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卽生慰諭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導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爾時卽以繒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爲

益衆生故食衆果旣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又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卽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爲商主採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契
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
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卽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
卽以餘物而與乞者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
懷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
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傷人見之
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
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爲汝作依止處
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爲生人若不如是
名爲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尚捨身命

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爲施若有悲心施卽是解
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
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爲施
者實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
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
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
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
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
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
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

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
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
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
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真偽
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
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
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狀極是比
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卽

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臥夢中有天
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
之卽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
藥法所難得勅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
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
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卽除愈身得
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
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
身瘡得復也又襟
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
食都盡弟卽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

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
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
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唯兄獨在
是時王子見一被刑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
活彼別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
與別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
至河岸邊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
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
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沒死於
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應爲王遙

見水上有黃雲蓋相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
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別人展
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刑壻恭
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卽遣人喚來到殿前王
問婦言此別人者實爾夫不答言實是王時語言識
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
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卽我身是
爾時婦者旃遮婆羅門女帶木杆謗我者是爾時刑
手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目驗有徵又菩薩本行經云
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

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啗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悲感舉聲大哭爾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啗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

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逾時節不如自啗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爲悲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度

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卽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卽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卽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告王言爾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卽得超越

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卽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爲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爲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惱身命卽

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爲法我今欲爲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爾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卽積香薪以火然之兔王母子圍繞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師我今爲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兔白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爲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卽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

撰述
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
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
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兔王母子爲供養故投身
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
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啗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
恒不啗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
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
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是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
此光者皆發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
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
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
羣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
樹神者今舍利弗目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
國王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

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憍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

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憍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卽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

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卽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卽我身是雄獼猴者卽迦葉是雌
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者卽今阿難羅睺
羅是時鷲王者卽舍利弗是是故爲護依止者不惜
身命

觀苦部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說若有悲心是人
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生若起悲心能
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悲心此諸衆生於自業
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
等一百三十六處衆生墮中地裂擘拆斷截燒煮無
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
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
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踢突焰火焚
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
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畜生而起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
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啗此諸衆生何
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
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
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
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
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
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
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
有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

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禰阿舍經云爾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丘於意云
何我爪上土多爲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
甚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
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
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
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
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
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爲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爲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刹 虵蚘電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不得住
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得住又樛阿舍
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

鬪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
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下有
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
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曰王阿脩
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爲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
迴還爲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踏殺衆生於道御者轉
車南向阿脩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爲戰策卽
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告諸比
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
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

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一種功德利益
 何者為十一種一睡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
 惡夢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
 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餽餽飲
 食牀座臥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命終
 得生梵天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
 六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女人以瞋為
 力比丘以忍為力國王以憍傲為力羅漢以精進為
 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徧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袪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 略引 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將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觀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

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厲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爲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旣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屍不晷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與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睿澄簡馱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羣慈救爲先溪隱山居來往絕糧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玄徵罕有繼者而常懷感感慈

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
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
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
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
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旣至京城慈利羣生從受
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
奏勅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
杖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鬪拒不
許迎藏聞梟氣塞谷蓬敦卽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
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穌藏卽捨衣鉢行僧德施又

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
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
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霽藹覆所
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右此三驗並
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
悶絕經一日而穌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
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
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
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

竈上有氣轟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
 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
 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
 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
 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
 斷酒肉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

右此出冥報拾遺錄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痾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
 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晉劫初時於
 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
 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

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
 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
 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
 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果俱來至
 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
 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
 也免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蕉蘇方有所作猿狐競
 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燄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
 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
 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校譌

第六紙

一行豈宋南藏作敢十四行書北藏作盡十八行導北藏作道

音釋

實買

實式羊切與商同行賣髀旁禮切也賈公戶切坐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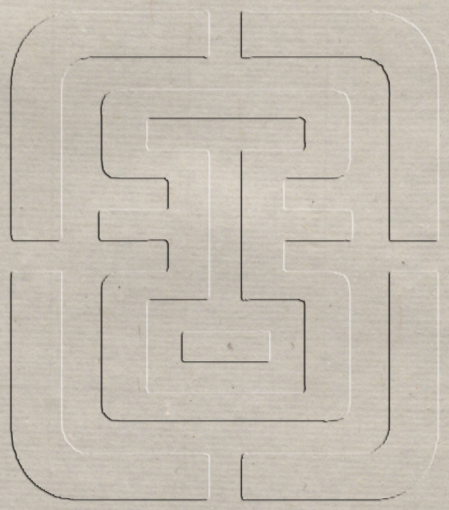
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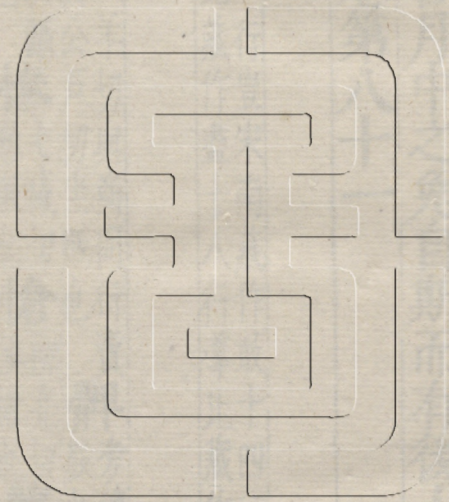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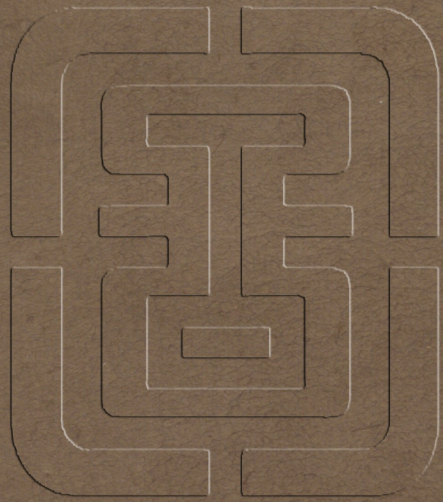
魚厥切斷愁恨也惓惓惓惓切惓惓惓惓切惓惓惓惓切

切

烏感切臺初六切蕪與蕪同

嘉興東禪寺比丘明得施刻 法苑珠林第八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建陽鄒友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曰一何至此...
世其彼成...
法苑珠林卷...
校論
第六紙
音釋
寶人
別寄

